

心灵隽语

窗棂物语

冯国海



两扇相对的窗,在我家三楼粉墙上勾勒出生命的两种形态。西窗定格着郑板桥的墨竹风骨,北窗流动着莫奈的四季光影。当竹影与树荫在暮色中重叠时,尚不知它们会成为亲情与生命的双重隐喻。

北窗·枯木纪

书房北窗囚住了一棵会作画的树。春日它将花影拓印在书页上,盛夏把蝉鸣酿成银色催眠曲。最难忘树冠托举夕阳的剪影,恍若母亲为夜读的我轻摇蒲扇。这棵无名的艺术家,用年轻记录了我安宁的时光。

然而这样的好光景不过数载,这棵树的枯萎来得既突然又残忍。先是某根枝条的新芽迟了半月才怯生生探头,接着嫩叶边缘开始蜷曲,像被火烤过的信纸。树皮渐渐破裂出细密的纹路,如同老人手背暴起的青筋。最令人揪心的是那些未绽放的花苞,它们干瘪在枝头,像被时光突然冻住的承诺。盛夏时节,本该葱郁的树冠却漏下斑驳的天光,每片飘落的叶子都在空中划出忧伤的弧线。

深秋的某场雨后,最后一叶黄叶带着水珠坠落。那滴水在阳光下折射出整棵树的倒影,仿佛凝固了它一生的记忆。彻底枯死的枝干泛着灰白的骨色,树皮剥落处露出虫蛀的孔洞,像被岁月翻阅过度的日记。但那些倔强的枝桠依然保持着仰望的姿态,在暮色中勾勒出黑色的剪影,宛如写给天空的未寄出的信。

转机发生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。麻雀开始用喙叩击树皮,仿佛在敲老友的家门;白头鹎在枝杈间跳跃,把僵硬的枝条压出柔软的弧度。最动人的是雨季来临时,羽毛淋湿的乌鸫依然昂首高歌,水滴从它喙尖坠下,宛如枯木突然结出了会唱歌的果实。

园林工人系在树干上的防风绳索,在风中轻轻摇晃,像在测量生命的韧性。某个曙光初现的早晨,我发现枯枝的裂缝里探出蛛丝,风一吹就成了银色的琴弦。原来死亡从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种存在的序章。

西窗·竹逝录

西窗的竹影会刺绣。每当晚风轻拂,那排翠竹便在白墙上摇曳出斑驳的暗码,像母亲年轻时绣在枕套上的湘妃竹纹——她总说竹子是“有骨气的活法”。买房那年,开发商将竹林作为景观卖点,但真正让我珍视这片绿色的,是母亲第一次来访时摸着竹子说的那句:“我儿如今住在郑板桥的画里了。”

西侧蜿蜒的景观河终究没能留住生命的印记。先是竹梢的叶片开始蜷曲泛黄,如同母亲渐渐失去光泽的发丝;后来因根系影响步道,物业砍倒了整片竹林,裸露的土坑像被粗暴撕去的日历页。我始终没敢告诉母亲这个消息,既怕她联想到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,更怕打破她记忆中那个“被翠竹环抱的儿子家”。直到她带着牵挂离去,我才懂得,有些遗憾就像竹鞭深埋地下,永远找不到破土而出的契机。

如今推开窗户,硬化地面反射着刺目的白光。但在某些起风的深夜,耳畔总会响起幻听般的竹涛声。这时才顿悟:母亲眷恋的从来不是那几枝翠竹,而是竹荫下为她斟茶的身影;我所追忆的也不是消逝的竹林,而是如竹节般分明可数却再难重聚的晨昏。河面依旧倒映着碎银般的月光,只是再没有一片伶俐的竹叶,能替我将“对不起”三个字,写成水面上的涟漪。

北窗的枯木教会我接纳消逝,西窗的竹痕提醒我铭记生长。两种植物用不同的语言诠释着同一真理:所有离开都会以另一种形态归来——就像此刻,我正把这两扇窗的故事,写成新的年轮。

生活滋味

他们,不应只是我们的延续

媛媛

邻居小妹妹的婚姻还是走向了破裂的边缘。

半年来,作为旁观者的我也觉得身心俱疲,难以想象陷在其中的两人以及双方家人的心境。

他们的婚姻太过仓促和草率,因此缺少了感情基础和对彼此的了解。祖辈临终的期望、年纪的压力、两个主角的盲目顺从,都是这段仓促婚姻的推手。在这些因素下,为了尽快促成婚事,两家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原则性大问题,反而抱着“等成了一家人,凡事就都好商量”的侥幸,维持着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的表面和谐。

婚后,关于生育,关于财产,那些之前被回避掉的原则性问题就像是受潮的墙皮,一层层地往下掉,最终露出了斑驳、不堪的本质。

在他们的婚姻里,双方父母参与得太多太多。婚礼全程的筹备都由父母们操办,他们二人只是亲自去民政局领了证、亲自出席了结婚仪式。

邻居妹妹从婆家搬了回来,她一脸的疲惫和憔悴让人心疼,她的母亲也苍老了很多。

如果不是为了长辈们的期许,不是因为世俗的压力,她应该还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女孩。但人生没有如果,只有结果。

晚上陪女儿做作业时就在想,等她大了,我老了,我是否也会去干涉她的人生?是否也会过多地参与到她的生活中去?

在一些秉承传统教育的家庭里,孩子不是自己,而是父母的“延续”。很多父母总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孩子规划人生、规划未来,用尽自己所有的资源给他们铺好康庄大道。

微信群里也经常会有关于育儿、亲子话题的讨论,我一直自认为有着较为客观冷静且清醒的认识。我的孩子绝不只是我的“延续”,在帮他们树立正确三观的基础上,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人生主张——哪怕他们的主张和我曾经的想法相悖。

似水流年

爱踢毽的少年

吴跃华

童年踢毽子的场景还记得吗?不管多晚,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下,总有人在踢毽子。

毽子是自制的,找几枚“乾隆通宝”或是磨得光滑的铁片作底,从大公鸡尾巴上偷偷拔下最油亮的那几根羽毛,用布包了,拿小钉锤仔仔细细地敲紧。那毽子踢起来,带着一股神气。

那时的我们,膝盖像是装了弹簧,脚尖仿佛长了眼睛。最简单的“单踢”,能一口气踢上百个,毽子像只温顺的鸟儿,在脚尖一起一落,划着规律的弧线。可真正让我们眼睛发亮的,是那些带着招式名头的花样。

“鸳鸯拐”——左右脚轮流开弓,身子要像风中杨柳般摇摆;“苏秦背剑”——把下落的毽子用脚后跟潇洒地向后一磕,背后仿佛真长了眼睛;最绝的是“佛顶珠”,得屏住呼吸,额头向前轻轻一迎,让毽子稳稳停在眉心,那一刻,全世界都安静了。

李奶奶家的小黑狗是我们最忠实的观众,也是最爱捣乱的“球童”。毽子一落地,它便旋风般冲过去,用湿漉漉的鼻子好奇地拱着,直到被我们笑着赶开。那时我们中间有个叫“刚子”的男孩,个子最矮,胜负心却最重。他为了练成“双飞燕”,每天放学都在墙根下自己练,膝盖磕青了也从

将来等他们面临人生的选择时,我会给出仅供他们参考的建议,或者会告诉我们所能预见的各个选项的利弊,但选择权永远都是他们自己。我不会用孝顺或道德去绑架他们,有些跤需要自己去摔一摔,有些“南墙”也需要自己去撞一撞,除了生死,一切都还有重新再来的可能和机会。

记得女儿读幼儿园大班时就曾问过我:“妈妈,你什么时候才会不管我?我什么时候才能独立、才能自由呀?”当时我愣住了,酝酿了几秒后说:“等你18岁成人后,会拥有更多自主选择自由,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,到那时我们既能各自精彩,也能互相牵挂、彼此支持。现在的努力学习就是将来你独立和自由的能力和底气呀!就像小鸟学会飞翔后,能自己决定飞向哪片天空。希望你将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、有轻松转身的底气。”

关于听话,我也和女儿有过讨论。我对她说:“随着你长大,妈妈也会老去,等你成年后,可能妈妈的认知和你的认知就不在一个水平上了,所以那时你可以选择性地听我的话,但你不能游戏人生。当然,将来你面临人生选择时如果选择错了的话,只要你肯汲取足够的教训,妈妈愿意在你身后等着你。”

群里的妈妈们内心或多或少都有些焦虑,孩子的身心健康、学习成绩、饮食安全……尤其是女孩子的妈妈,担心女儿长大后恋爱脑、会遇人不淑、会飞蛾扑火,甚至有些妈妈还准备以后要去当陪读妈妈。其实,我们保护不了他们一辈子,与其这么焦虑、紧张,不如早早地就让他们有辨别是非、善恶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意识,以及爱自己的底气、承担后果的勇气和重新开始的豪气。

宝贝,信任、放手、支持是妈妈对你的爱,妈妈会让你自己去书写也许不算完美却是无憾无悔的人生,会让你自己去体验无常却是精彩的生命。

不吭声。直到那个黄昏,他第一次连续成功三次,我们全都停下为他鼓掌,他涨红的脸上,汗水和笑容混在一起,像雨后绽开的石榴花。女孩们的马尾辫甩成了流星,男孩们争强好胜,为了一个“双飞燕”的动作较劲,摔了跤,手掌在粗糙的地面上擦出血痕,也只是龇牙咧嘴地吹口气,爬起来再战。

那时候,快乐是有声音的。是毽子底托敲在布鞋帮上那一声清脆的“啪”,是计数时七嘴八舌的嚷嚷,是母亲们从巷子深处传来的、拖着长音的呼唤“回家啦……”那呼唤总要响过三遍,我们才肯罢休。

如今,偶尔在街头看见卖毽子的,多是塑料片配上艳丽的化学羽毛,规整,却失了魂魄。我买过一个,却再也踢不出童年那道灵动的弧线了。

不是毽子重了,是我的脚步沉了。不是技艺生疏了,是那份可以为一根鸡毛而专注、为一个花样而欢呼的简单心境,被岁月悄悄偷走了。

但我知道,在记忆的某个角落,那枚用鸡毛和铜钱做成的毽子,从未落地。它一直在那盏昏黄的路灯下,在那些永不散场的童年黄昏里,一起,一落。而我们,都曾那个能让它飞舞的无所不能的少年。